



军报 A0062455

-7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厢纪事/成一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1997. 2

(都市系列)

ISBN 7-5063-1156-9

I. 西… II. 成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25420 号

西厢纪事

作者: 成一

责任编辑: 杨德华

装帧设计: 蒋 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6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码: 100026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: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38 千

印张: 10

插页: 2

印数: 001-10100

版次: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156-9/I·1144

定价: 1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I247.5

1737

(3)

第一部

1 魏小东

拘捕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时，我，老万，笑东，都去了。当时，我并没有感到她怎么漂亮得惊人。老万好像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吧？笑东始终是一脸的鄙夷，这我记得很清楚。所以，我们谁也没有料想到会出事。

因为这个女人租住的房子，在一条很狭窄的小巷深处，警车进去无法调头，同时也考虑到不要惊动周围的居民群众，车就停在了小巷口外那条比较热闹的马路上。

车不是警车，那天警车都不在，是笑东临时抓了一辆车。

拘留的过程中，我们同这个女人聊了一阵天，目的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。给我印象比较深的，是这个女人很有修养。对我们的一切行动，她都给予了客气的配合，包括在拘留证上签名，都是先微微一笑，签完后客气问一声：这样可以了吗？她

的签名倒是很漂亮，好像常常签名练出来了似的。但我当时实在没有把她同什么星联系起来。

我们带着这个漂亮女人，走出小巷口的时候，笑东抓来的那辆车却不见了。

我就问她：“你这是什么车，怎么不见了？”

笑东也焦急地说：“我怎么知道！”

老万说：“你们不要着急，稍等一下，看来不来，不来，就拦一辆出租好了。”

这个时候，那个被押的女人，也客气地说了句不要着急之类的话吧。笑东立刻就严厉训斥道：“老实点，不用你插嘴！”

可能就是由于笑东的这一声训斥，引起了过往群众的围观。后来在围观人群中就有人叫喊，嗨，那不是谁谁吗！这一声叫喊就引起了一片叫喊：

“够牛×的，有警察保护！”

“还是真人漂亮！”

“不是又偷税了吧？”

“嗨，我心疼你！”

“钱都让你们给挣毛了，少挣点吧。”

“我们想花钱亲个够！”

总之，叫喊什么的都有，还有人吹口哨起哄。那些群众到底把这个女人错认为哪个明星了，我当时根本没有听清。我只忙着保护那个漂亮女人了。

我们三人夹着她，左冲右突，强行进入一家小商店，才把围观的群众挡在了外面。这时，那辆车也赶到了。

司机说，他去加了点油。

因为发生了这样的围观插曲，一些好动和好奇的同事，就设法找机会去看这个女人，要证实一下她到底怎么漂亮，究竟

像哪位明星。其实，这不过是想活泼一下，轻松一下，或者像流行的说法，开一下心。大家平时太辛苦了。但不知怎么传到头儿那里，就成了干警们围观这个漂亮的女人，在拥挤中还损坏了几件公物。大家怀疑，给头儿汇报的，肯定是个女同事。

我相信，这个女同事不会是笑东。她在现场，她明白真相。

我给头儿证明说，绝对没有发生那样的事。围观是在拘留现场发生的，参加者是普通群众，而且很快就驱散了。也没有损坏什么公物，只是挤倒了现场的一只垃圾筒。

头儿问：“听说围观的时候，女犯人很文雅，很有礼貌地向大家微笑着？”

对这一点，我不敢肯定。

“没有吧？我们当时怕事态扩大，集中精力在驱赶群众，没有很注意她的表情。”

头儿又问：“你看，这个女犯人真比照片还漂亮吗？”

“我也没有注意这个问题。”

就是在这时，我才开始反思：这个女人难道真是那样漂亮吗？

老万说，在决定拘留前，人们就在议论这个女人的漂亮了。

那我怎么不知道？

在拘留前，我也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。你要说她漂亮，也能算漂亮，但绝对不能说漂亮得怎么惊人。因为我首先就没有吃惊。

从掌握到的案情，也反应不出她怎么漂亮。案情非常平常。

这个女人同时和两个男人好，一个领了结婚证，一个没有领，也不过是第三者插足，或者是三角恋爱之类的问题吧。特别是，和她好的那两个男人又都是知识分子，一个是老师，大学的老师；一个是大学的学生，还是研究生。现在，太漂亮的女人，还会同知识分子做三角恋爱的游戏吗？

当然这两个男人不在一个单位，老师是师大的，学生是轻院的。有一天，他们在公共汽车上撞上了。可能是老师带着这个女人，给学生撞上了；也可能是学生带着这个女人，给老师撞上了。当时他们并没有当众厮打，而是很平静地一起下了车。因为当时学生问他的女人：这个男人是谁，你们单位的同事吗？老师也向他的女人问了同样的问题。这个女人当时没有办法给这两个男人作相互介绍，于是就一起下车了。

听说她当时很镇静，没有慌张，只是神秘地笑着。但我知道，现在那种太漂亮的女人，无论同男人做什么游戏，都不会选公共汽车作场地了。

下车后，这两个男人发现自己的女人有两个姓名，两个完全不同的姓名，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工作单位。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了。

他们到女人说的两个单位去调查，这两个单位都说没有这个女人。他们就报了案。

派出所本来也没有怎么重视他们的报案，以为那个学生是第三者，但怎么也查不到这个女人的户口。派出所就反映到分局，要求帮助查明她的身份。分局还是查不到。后来发现，结婚登记中这个女人的身份证件也是假的。头儿就同意拘留审查了。

就是这样一件很平常的案子。

老万说：“你想，这样一件很平常的案子，为什么能办得

这样快？从报案，到派我们去拘捕，这才用了几天？案子之所以办得这样高效率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？”

“你说是什么原因？”

老万说：“听说主要是因为那个研究生提供了一张照片。”

那个研究生提供的照片，是为了查明那个女人的身份。研究生说那是她的一张很普通的生活照。他说是他自己照的，相机不好，傻瓜机子，当然是比较高级一点的傻瓜。我还开玩笑说，高级傻瓜，就是更傻的傻瓜吧？在我看来，那也的确是一张普通的生活照。

老万说：“听说从派出所到分局，所有看了这张照片的办事人员，都提高了工作效率，因为照片上的女人美貌得惊人。听说，头儿在看了这张照片之后，也马上批示：立即拘留审查。”

我知道，老万这个人常常言过其实，爱将一件很平常的事，夸张为一件很奇特或者是很有趣的事。所以在平常的生活中，老万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人。但对待案件，对待工作，对待领导，这样就容易有麻烦了。这个女人的美貌，真值得那么夸张吗？

我就非常严肃地问老万：“你觉得这个女人，真是美貌得惊人吗？”

老万说：“反正这是近几年来，我们捕到的最漂亮的女人了，尤其是气质不错。当然，这是大家的看法，不是我个人的看法，也不是领导的看法，是群众的看法。群众还有一种看法，说那个研究生也是个高级傻瓜，把这样美貌的老婆送给了我们。”

我们在作这种谈话的时候，笑东没有在场。她要在场，我们不敢这样谈话，我们只要一说哪个女人漂亮美貌，她就会

说：“你们男人都一样！”

老万叫万晓东，笑东姓吴，我们三个“小东”，聚到一个组里办案，真还是第一次。因为我们三人原来都叫小东，头儿就非叫我们改名不可，说在公安局改名是很容易的事。于是，我们就改成了现在这样不同的名字，其实也等于没有改。都成人了，谁还想改名字？

这次，头儿把这个案子交给我们三个小东，我理解，这是因为我们三人都有过硬的文凭，都是正牌的大学本科毕业。原告都是知识分子，被告也说自己是知识分子，她很可能真是知识分子，她很有修养。知识分子来侦破知识分子，这可能比较合理，比较方便，也比较有力吧。

老万说：“我理解，头儿的意思是，你们要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。”

笑东说：“你敢说哪个案子可以不以事实为依据，不以法律为准绳？我理解，我们首先必须证明这个骗子不是知识分子！”

我用商量的口吻说：“我看她不怎么像个骗子吧？”

她说：“骗子的最大特征，就是看起来不像骗子。”

老万说：“我看她也不像骗子，这个女人不是那么简单。”

她说：“你说像什么？像歌星、影星、模特？”

老万说：“如果能看出像什么来，办这样的案子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们办案，想象力太丰富了，也容易走入歧途。”

老万说：“没有想象力，可能更可怕。”

笑东说：“你们看她到底像什么？”

据那两位原告说，这个女人并没有骗取他们的钱财。这两

位知识分子显然也没有什么钱财。他们也没有权，所以又不可能是别有所图的美人计。是为了骗婚吗？她显然不是那种嫁不出去的女人。

我就提出，被告有可能是个高级傻瓜吧，她看上的这两个男人也不是美男子啊。

笑东说：“只有你们男人才重视相貌外表。”

老万承认吴笑东提出了一个很深刻的见解，他认为可以怀疑被告是一位性解放者。

我认为，这个怀疑太大胆了。

笑东说：“女流氓就是性解放者。”

老万分析，如果是一般的婚外恋，在原配的婚姻中，她应该有真实的身份，但她没有。在她和那个研究生的婚姻档案中，所有身份证明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很有可能，原告只不过是把她解放了的许多男人中的两个，多少多少分之二。

笑东说，她同意这个分析。

我虽然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，但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分析，就同意了老万的这个分析。侦破和审讯的方向就先这样定下来了。

2 孟雨，或者罗秀君

我没有想到，这两个男人会这样联合起来把我送进了看守所。

我当然没有进过看守所，更想不到通往看守所的路会是这样理想的一条林荫道，那种城市中幽静的林荫道，没有被摊贩

占领，没有被车辆挤满的林荫道。我和他们在这座城市里寻找很久了，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林荫道。虽在囚车里，我还是有几分被这意外出现的林荫道吸引住了，我甚至觉得它同样有那样一种诗情画意。多么幽静的林荫道，多么有味道的绿色洞天。当然，我也没有料到，它的尽头就是看守所。我以为，走出这幽静的林荫道，还要走过一段荒凉的路程。但没有出现荒凉，从林荫道直接就进入看守所了。

当时我坐的不是真正的囚车，是一辆很普通的大发小面包车，没有警灯，没有警笛，车门外面印着什么招待所的字样。司机和押送我的警察们，对我也比较热情，一直在轮流同我说话。所以，我还能欣赏车外林荫道中的那一份幽静。

我想起现在已是夏天，仲夏将临的时候。

高冬至忧郁地说过，秋天是最有味道的。

可许强说，夏天最有味道。后来我才明白，许所说的味道很有些庸俗的意思在其中。他们还都说过，他们爱我我爱得发狂。他们动情地说这种话，不只是在同我做爱的时候，在平常很平静的时候，在寻找林荫道的时候，他们也说这种话。我非常仔细地注意过，他们说这种话时的表情，是很真诚，很真实的，没有一点表演和模仿的痕迹。我一直很相信自己的这种鉴别力。

然而，他们就是这样为我发狂吗？他们真要是爱我我爱得发狂，就应该打起来！这是起码应该做出的反应，为我打起来，两人像仇敌似的打斗或者吵闹起来。但他们却是一见如故，就像对我一见钟情那样。

他们都说过，他们对我一见钟情。

当这两个男人在公共汽车里相遇之后，我就知道麻烦要出现了。我想到了应该及时离开他们，及时消失在这个城市里。

我已经这样消失过许多次了，消失得都很成功。这一次，我本来也能够成功地消失掉的。但我很想看看这两个男人怎样为争夺我的爱而斗争。这一念之差使我走进了看守所，但当时这个念头真是叫我无法摆脱。

他们会打起来吗？

他们会怎样争吵、辩论？

像他们这种层次比较高的人，在打架、对骂的时候，会与一般人有什么不同？

许强给我说过什么叫决斗。他说，为一个女人去面对生死，很从容，很有风度，还很有礼貌，这才是一种高层次。他还说，如果可能，他愿意为我去同任何男人决斗。我当时笑了，问他什么叫“可能”，“你是不是喜欢决斗？”他说，不是喜欢，是必须去决斗。我又笑了，问他，你去同谁决斗？他说，同谁都可以。我说，你不会有决斗对象的。他说，像你这样完美的女子，我必须时刻准备着，为你而决斗。我又笑了，说，你没有枪。他说，到时候什么都会有的。

我笑了。

他说，你笑得让人发狂。

但他并没有同高冬至决斗，而是同高冬至一见如故，那么快就联合起来，把我送进了看守所。这就是他的高层次的发狂吗？

高冬至没有给我说过什么叫决斗。他只说，没有你，我只有去死。他在说这种话的时候，不是很激动，而总是很忧郁。

他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总是这样忧郁。

我问过他，你为什么总是这样闷闷不乐，有什么发愁或不顺心的事，还是经济上有什么困难？他说，什么都不是。我问他，那是为了什么？

他忧郁地说，是因为你，你使得我发狂。

我当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明白了，这种忧郁是层次比较高的一种感情。同许强比起来，高冬至的这种忧郁，显然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一种男人的感情。然而，当他发现我已经同许强领了结婚证，他也并没有去死，反而像终于松了一口气似的，不再那么忧郁了，很兴奋地和许强一起把我送进了看守所。

这就是他耐人寻味的感情吗？

我还曾经估计过，他们也许要为我打一场官司吧。我还设想，真打官司，自己应该站在谁的一边呢？

我估计，很可能是许强状告高冬至，因为他有结婚证。但我不愿意完全站在许强的一边，控告高冬至有罪。比如，我说是高冬至引诱我，设计了圈套欺负我，或者说，他威胁我，如果不答应，他就要死，我不能不答应。不，我不能这样说。这样，我就太像一个庸俗的女人了。

那么，就站在高冬至的一边，说领结婚证那完全是许强的主张，我并不同意。许强还是个学生，我不想影响他的学业，我是很重视一个人的专业学识的。否则，我怎么能看上他？但他说，不领结婚证，他就学习不下去了。我当时真没有办法。

但他们并没有给我这种选择的机会，就站在了一起，共同来控告我。这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。我的确没有想到，他们会选择了联合。

3 孟雨，或者罗秀君

那天，公安人员来找我的时候，我还真以为是许强告了状，公安人员是来向我作调查吧。我非常有礼貌地向他们笑了笑，然后请大家坐。

来找我的公安人员有三位，两男一女。

他们很专注地看着我，不放松。那位女公安除了专注多看我的脸，还从头到脚打量了我几次。那两位男公安就一直是只盯着我的脸面看。

我当时很镇静，因为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来捕捉我。我以为他们是在欣赏我的美貌，所以我一直对他们微笑着，是那种很有礼貌和很有风度的微笑。

许强说，我的笑使他发狂。

高冬至说，我的笑使他感到无比沉重。

“你还懂几门外语？书架上不仅英文书吧？”

“我的英语还比较一般呢，哪里谈得上懂几门外语？英语之外，只是靠字典查查其它外文资料。”

“那也不错了。”

“不，还是太不方便。”

女公安接着就问我：“那么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突然面临这个问题。对我来说，这可能是一个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了，当然还不是致命的问题。

当时，面临这种突然，我的笑容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很有礼貌地问了一声：“对不起，您是问我，对吗？”

“就是问你，你的姓名，你的真实姓名。”

“罗秀君，罗马的罗，秀丽的秀，君子的君。”

这是我留给许强的那个姓名。我想了想，感到只能申报这个姓名了，虽然这个姓名不是那样美，但它已经被许强写到结婚证上去了。

“这是你的真实姓名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我不能不点头。

“恐怕不是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我非常宁静地笑了笑，别人看了一定会感到是一种很妩媚又很高雅的笑。

比较年轻的男公安就是在这时掏出了那张拘留证，他很客气地对我说：“请你在这里签个名吧。”

我看清了那是一张拘留证，不免有一些激动，但并没有慌张，我相信自己当时还是那样宁静地，也就是那样妩媚地高雅地笑着。可能因为保持了那样的宁静，我很快发现了这张拘留证上并没有写明要拘留谁。

我保持着宁静的笑容，问：“对不起，请问，这是要拘留我吗？”

比较年轻的男公安也很客气地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我还想问一下，这上面并没有写明要拘留我呀？”

年轻的男公安同样客气说：“是的。”

女公安立刻说：“正因为不知道你的真实姓名，真实身份，我们才拘留你。”

看上去年长的男公安问：“你的身份证呢？”

“许强给我丢失了，他没有给你们交代吗？”

女公安说：“这个请况我们知道。”

比较年轻的男公安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还不知道我是谁，就拘留我，不怕出错吗？”

女公安说：“我们有你的照片，许强提供的照片。”

年轻的男公安说：“是的。”

我就在拘留证上签了字，罗秀君，相当漂亮的签名。签名

的时候，我也显得很平静。我应该拒绝签这个名，拒绝签任何的名。但我知道，我已经晚了，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的好朋友小加早就告诉过我，遇到这种情况，千万要冷静，不要抗拒。

我努力保持了冷静，也保持了笑容。

也许就是因为保持了冷静和笑容，他们没有捆我，没有铐我。不过，年轻的男公安说，这仅仅是拘留，不是逮捕，所以，不会给你带手铐，你也不要太紧张。

我笑了笑，表示我并不紧张。

临走，我对房东说，在拘留期间，我照常出房租，请受累照看一下我的书。冰箱的食品就请帮忙给吃了吧，都很新鲜的。

我拿了几本外文书，一点化妆品，还有他们让带的东西，平静地跟着他们走了。其实我心里能不紧张吗？出来时，我对胡同里围观的市民们，还是很有礼貌地笑了笑，就上了那辆什么招待所的大发车。

行进中，年轻的男公安问我：“你是不是特意练过签名？”

我笑了笑说：“我又不是什么明星，练习签名干吗？”

看上去年长的男公安说：“你大概很像什么明星，否则，刚才怎么会那么多人欢迎你啊？”

年轻的男公安说：“那哪儿是欢迎啊？我以为是有人来抢人质。”

女公安就说：“她算谁的人质？”

我说：“对不起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女公安又说：“不用你多嘴。”

看上去年长的男公安说：“刚才就你这句话，引出一个惊险场面，现在不知又有什么精彩镜头将要出现。”

女公安说：“你也少多嘴，好不好？”

我感到，这三位年轻的公安人员，都是很好的人。

后来，那位年轻的男公安对我说，他姓魏，并介绍那位看上去年长的男同事说，他姓万，女同事姓吴。

他又介绍说，他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。

我说：“我真没有看出来。”

后来，我就看见了那条幽静的林荫道。

4 高冬至

我和许强得知欺骗我们的美人已经被捕获后，都赶到了公安分局。我们没有要求见这个女人，也没有打听捕获的经过。因为我们一见面就兴奋地交谈起来了，就像以前同这个女人约会时那样。

交谈是站在公安分局的门外进行的。那里没有树，没有绿地，也没有可坐的公用长椅。离我们站立处不远，有一个穿着人造绸时装的老太太，推着冰柜在卖冷饮。所以，当我们谈累了的时候，许强首先建议是不是买点冷饮吃。

我说：“我吃不了冷饮。我从不吃冷饮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个地方去喝杯热饮？”

许强说：“高老师，你说的热饮是指什么，咖啡，还是茶？”

我说：“咖啡，我也喝不来。酒怎么样，你喝酒怎么样，小许？”

许强说：“我喜欢喝啤酒，烈酒不喜欢。”

我说：“啤酒我也喝不来，真对不起。白酒怎么样，一起

喝几两白酒怎么样？或者我喝白酒，你喝啤酒？”

许强说：“那就喝白酒吧，我真是不喜欢白酒。学生喝酒，也不好。”

我说：“学生谈恋爱也不好，你们谁听呢？”

许强说：“那好，我们去喝白酒。”

我们就开始寻找合适的酒馆。公安分局附近，有酒馆饭馆，但我们都感到不够合适。许强不满意的，是它们档次太低。我只是嫌它们不够卫生。

许强说：“档次上去了，自然也就卫生了。”

我说：“那也不一定，现在的档次，往往是指与实质无关的外在豪华程度，豪华已经成了现在最流行的一块遮羞布了。”

许强说：“高老师，你的观点太守旧了。”

我想举共同欺骗了我们的这个女人为例，但没有说出来。孟雨外在的美貌，恐怕很难说与她的实质没有关系吧？

那么，她的实质是什么呢？

我们走了大约公共汽车两站的路程，才找到了一家比较合适的酒馆。

许强说：“这属于中档中比较低档的那种。”

我说：“还算比较卫生。”

但这家酒馆的烈酒却比较高档，洋酒不论，国产白酒就有八百八十八元一瓶的。

强许问我：“你喝什么档次的白酒？”

我说：“有二锅头吗，北京二锅头？”

许强笑了。

酒馆老板说：“我们真有北京二锅头。新改良的北京二锅头，有时候也上中央的国宴呢，你们不信？待会儿，我给二位找报纸来，我还真保存着那张报纸呢。”

许强问：“这种改良二锅头，什么价？”

老板说：“各种档次都有。”

许强问：“高老师，你看喝什么档次的？”

我说：“我想喝老二锅头，六十五度的。”

老板说：“我们还真有不改良的老二锅头，能看出来，一位是真喝酒的！”

老板立刻显出种一见如故的兴奋，掏出名片，递给二位。许强想掏出自己的名片作交换，见我无动静，也只好作罢了。他认真读起老板的名片来：什么什么董事长、什么什么总经理。

老板说，他要亲自来给我们二位配菜，不是那种讲排场的菜，是真正配酒的菜，经济实惠倒在其次，关键是能配真正的酒。他一再说，不改良的老二锅头，才是真正的酒。喝二锅头的酒星，绝对能盖了俄罗斯，盖了欧洲，盖了美国，二位不信？伏特加才多少度？威士忌才多少度？人头马 XO，才多少度？

他说，他这里的洋酒，全是为了宰大款的，当然也宰公款，主要还是宰公款。

在整个喝酒吃饭的过程中，这位老板就一直陪着我们说话。说得兴奋时，就陪我们喝一两杯，喝得痛快时，也陪我们吃一两口菜。老板说得最兴奋的话题，就是他们酒店附近，最近一直埋伏着电视台的记者。只要发现有公款来吃饭，他们就会冲进来，把公款们吃大菜、喝洋酒的镜头抢下来。

“你们看，我店里的生意冷清成什么样子了？要不，我哪有空陪二位喝酒呀？”

许强说：“这样的记者是好样的！这才是真正的记者！记者就应该这样！”